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誠齋易傳卷一二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貢生臣黃譽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誠齋易傳　　易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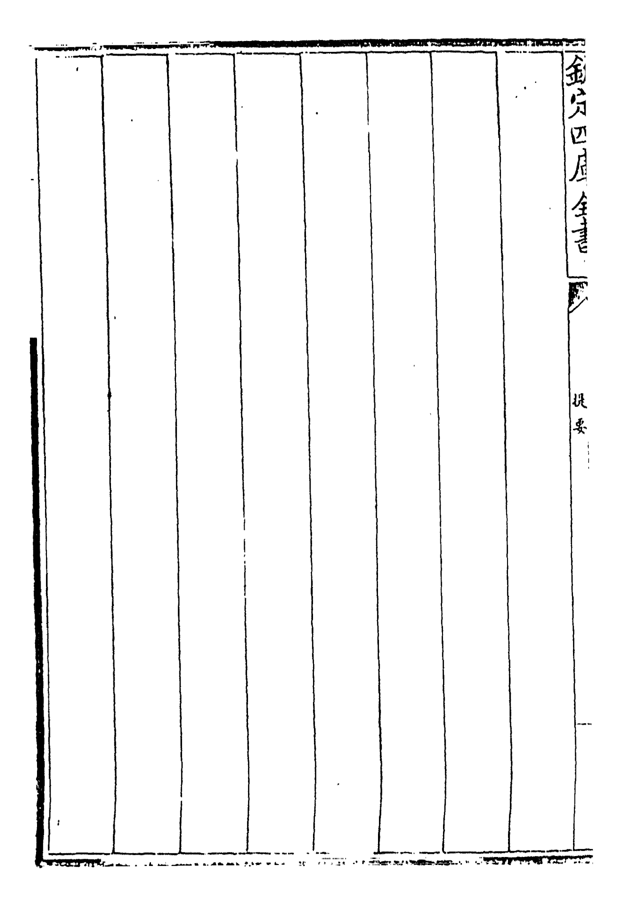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誠齋易傳二十卷宋楊萬里撰萬里字廷秀自號誠齋吉水人官至寶謨閣學士致仕韓侂冑名之不起開禧間聞北伐啓釁憂憤不食卒後謚文節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傳以證之初名

易外傳後乃改定今名宋代書肆曾與程傳
並刋以行謂之程楊易傳新安陳櫟極非之
以為足以聳文士之觀瞻而不足以服窮經
士之心然聖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
之所從舍人事而談天道正後儒説易之病
未可以引史説經病萬里也理宗嘉熙元年
嘗給札寫藏祕閣元胡一桂作易本義附録
纂疏博采諸家乃獨不録此書一字蓋以其

文士輕之然萬里文章氣節自足千古此書亦不可磨滅至今猶在人間區區門户之見亦何足為萬里輕重歟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誠齋易傳原序

易者何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有憂焉於是幽觀其通而逆紬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傃窮其居常其遭變

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在此得其道者嵗可哲愿可淑昔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為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顏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為不足以攖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為不足以適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

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為愚之言乎非也愚聞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淳熙戊申八月二日廬陵楊萬里序

誠齋易傳原序

誠齋易傳卷一

宋　楊萬里　撰

☰ 乾下乾上

乾雜卦曰乾健說卦曰乾剛又曰乾為天為君故君德體天天德主剛風霆烈日天之剛也剛明果斷君之剛也君惟剛則勇於進德力於行道明於見善決於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果建天下之大公以破天

下之衆私聲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奸矣
故亡漢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
宗皆不剛健之過也然强足拒諫强明自任豈剛也
哉☰☷古之天地字也易由知之由坎離知之偃之
為☵☲立之為水火若雷風山澤之字亦然故漢書
坤字作巛八字立而聲畫不可勝窮矣豈待鳥跡哉
後世草書天字作乙即三也

乾元亨利貞

此卦辭說者曰文王之辭至高曰天天之健曰乾天言其象乾言其性元亨利貞言其德象而後有性性而後有德德之名四其實一一者何元而已元出而亨物始而通也時春而夏日旦而晝人幼而壯物萌而榮皆元亨之迹利入而貞物成則復也時秋而冬日昳而夕人强而老物實而隕皆利貞之迹故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復者何復其元而已元者貞之初貞者元之終元貞異名而同體亨者物之

生利者物之成亨利異功而同用渾然而一之謂元熙然而散之謂亨充然而成之謂利肅然而收之謂貞肅然而收則渾然而一矣一斯散散斯成成斯復斯入入斯出未有已也天地具此為天地聖人具此為聖人四德之名立而天地聖人之蘊著矣彼異端者以空言性命為元其究窒於亨之用以詭遇事功為利其究賊於貞之體是豈所謂元而利者哉儒者之求道求諸乾之四德

初九潛龍勿用

此爻辭說者曰周公之辭乾陽也其數曰九坤陰也其數曰六何也天地之生數也積天數之一三五不曰九乎積地數之二四不曰六乎乾以龍為象何也天地者其神不測者也將託至神之物以喻之舍龍何以哉初九乾爻之始而位之最下者也故為龍之潛既曰潛矣雖欲用之於何用之故曰勿用勿云者止之也干寶謂文王在羑里之爻非也羑里聖人之

不幸也非潛也程子謂舜之側微是也或曰舜窮而在下未嘗欲自用孔子窮而在下未嘗欲勿用何也曰治則聖體其常亂則聖通其變舜孔子易地皆然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初九在下君德之隱故曰潛龍九二居中君德之章故曰見龍見龍在田物被其澤也利見大人者天下以見九二之大人為天下之利也程子謂舜之田漁時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句厲无咎

乾之六爻皆龍德也故曰六龍九三不言龍而曰君子何也言龍者明而神言君子者神而明皆君德也九三以君人之德處下位之上尊卑未定危莫大焉故曰厲厲危也然聖人戒以厲之未幾而許以无咎之可必何也於此有道終日乾乾然而無息至夕猶惕惕若而自懼勤於德而懼於位則危者安矣何咎之有程子謂此爻舜之玄德升聞時也乾乾者猶曰

健健云耳雖然九三危而无咎信矣亦有危而有咎者乎曰有蚩尤后羿𦯀卓在上而驕其下在下而憂其不為上驕則有懈心何德之勤憂則有覦心何位之懼故終亦必亡而已矣或曰不有操懿乎曰漢一變而為魏蓋三世希不失矣魏一變而為晉蓋再世希不失矣使魏晉不足徼則乾乾夕惕之戒妄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四之與九三位若同而異情若異而同九三居下

之上而方尊九四居上之下而已偪故位若同而異
九三之惕則懼於進九四之躍則向於進四之躍其
情固異於三之惕也然聖人未敢輕許之也故曰或
焉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未可以必進也可以躍則
動未可以躍則静淵静也或躍者試其所養在淵者
涵其自養宜動而動宜静而静斯无咎矣三之勤而
懼文言以為君子進德脩業雖危无咎四雖无三之
懼然亦能躍而疑文言亦以為君子進德脩業故无

咎此其情所以若異而同也程子以為舜之歷試時也安定胡氏以此爻為太子之位其說尤切蓋懦於躍則為漢之惠元僅為得之躁於躍則為商臣為元凶其咎大矣或曰晉之申生漢之榮彊非以躍而咎也何如曰易之戒義也三子之遭命也命不可逃而義不可越使三子越義以逃命命可逃乎命不可逃則孰若守義以聽命三子守義以聽命雖曰有咎吾必謂之无咎矣至泰伯仲雍伯夷叔齊則躍與否无

咎與否皆所不能囿也所謂賢者過之者與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天德也龍象也五天位也飛而在天之象也德而不位仲尼以之虛天下之望也位而不德癸辛以之失天下之望也德與位並二帝三王以之慰天下之望也故曰利見大人當其在田天下猶利見之而況今在天乎

上九亢龍有悔

五者位之極上者極之極故爲亢居君位而又上焉將何之乎此益戒舜以罔淫于樂禹戒舜以無若丹朱之時也若志與位俱亢則有悔矣梁武帝唐明皇晚年是已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乾坤二卦獨有用九用六何也六十四卦剛柔之用於此發其凡也剛過則競故欲後而不先柔過則邪故欲正而能久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彖辭所以釋卦辭也說者曰孔子之辭大哉乾元何大乎乾元也乾之大者以元而大也何謂元曰是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初乎肇而一謂之元一而二謂之氣運而無息謂之道融而無偏謂之和天非和不立物非和不生莫之令而令其和者曰命莫之

稟而稟其和者曰性孰為此者乾之元而已故萬物
衆矣資取於此而後始天大矣總攝於此而後立性
命妙矣保合於此而後利正其變也新故為無常其
化也消息為無迹謂有物耶雲行雨施莫見所自來
謂無物耶品物流形何為而有是象莫見其所自來
者其物之始乎何為而有是象者其物之終乎始而
終終而始始而復始終而復終始終變化而未已此
陰陽不測之妙也曷為變曷為化是不可勝窮也嘗

試觀之雲行乎炳而黃黯而蒼此雲行之變也倏而有忽而無此雲行之化也變者迹之遷化者神之逝天地造化皆若是而已大明於終始之道者非作易之聖人孰與於此是故體此道以居乾爻之六位則時行時止而聖德成執此道以乘乾之六龍則時飛時潛而天位正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者聖人之與乾元合而為一故也此乾元所以大象言元言利貞而不言亨非不言亨也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即亨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大象之辭釋卦名乾之一字之義也亦孔子之辭也天行健健即誠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君子以自強不息其不息亦誠也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自強非有使之者也曰強又曰不息強之至也天行健乾之德也自強不息君子以已為乾也運行不窮之謂健進修不息之謂強其義一也六十四卦或曰君子

或曰先王或曰聖人或曰大人皆體易道而日用者

健順者乾坤二字之詁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此小象之辭釋六爻之辭與用九之義也亦孔子辭也德在此位在彼初九以陽德而在下君子以之潛而勿用是故潛德而非為我九二以陽德而出君子

以之施而必周是故德普而非兼愛九三知有此而不知有彼是故反復於道而不敢離九四知有此而不知有彼是故旋觀无咎而後敢進至於九五不以得位為樂而志在大有為上九以處高為悔而戒其不可久蓋乾之德不可為首故也知乾之德不可為首則惟六位所遭而處之焉往而不綽綽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者彖象辭之重者也亦孔子辭也惟乾坤二卦有之蓋六十二卦舉矣元者萬善之大宗亨者百嘉之都會利者萬宜之和氣貞者庶事之楨幹此乾之四德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君子體乾之四德也法之於天體之於身之謂體元者四德之長仁者五常之長體元無形體仁有體

聖人欲其近而易行故變元而謂之仁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子曰一章孔子釋爻辭之文也惟乾坤二卦為詳至於餘卦見於繫辭者如鳴鶴在陰之類所釋者諸卦十八爻而已然則謂繫辭非夫子之作其然乎初九惟其以龍德而隱也故以世從道不以道從世以貫

晦名不以實顯名内樂存故不有行於時必有行於己所謂遯世无悶樂則行之也外憂亡故不見知於人必見知於天所謂不見是而无悶憂則違之也其守不奪其堅不拔豈躁於用哉此潛龍之德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有君人之德無君人之心此九二大人盛德之事龍

雖見矣在田不在天德雖正中矣在下不在上有君德無君位也然則宜若之何庸信庸謹久而无息閑邪存誠實而无妄可謂有君人之德矣然德足以善一世方且有而若无德足以普萬物方且化而不居天下歸之已辭之曷嘗有君人之心乎故曰君德也君德云者有君德而安於臣位者也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九二之謂乎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

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終日乾乾必有事焉无事而勤徒勤也勤於進脩德業則非徒勤矣雖然進脩必有地德業必有物忠信辭誠所以指其地實其物也然知德業所至而不至其至非造微之極知德業所終而不終其終非存義

之固知至能至知終能終聖智之學就矣以此居上
高而不泰以此在下卑而不戚惟以得位爲懼爾雖
危何咎二之上故曰居上四之下故曰在下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
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
咎
恒猶常也九四之位偏矣以上進爲常則其志邪以
下退爲常則其德孤惟及其時以進脩而不干時以

行險疑而无必則无咎矣或之者疑之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同則合異則離物之情也故馬鳴而牛不應蠡躍而蟻不隨濕為火仇燥為水憂雲虎相避風龍不相比鳶飛親上魚躍親下所謂各從其類也所謂各從者一物親一物而已至於聖人作而萬物咸覩无一物

不親者何也聖人者三才之宗主萬物之天地所謂出乎其類者出乎其類故統乎萬類象辭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與夫子此言因釋此爻飛龍在天之辭而發雲從龍之義遂推而極之也萬物覩聖人即利見大人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六龍之首故曰貴高非君非臣故曰无位陽剛无陰

故曰无民自四而下皆從九五故曰无輔如是而動

其誰我與有悔必矣高貴鄉公以之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

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一章再繹爻辭與用九辭也潛龍勿用曷為勿用

以其潛於下也見龍在田曷為在田以其時可居於

田也終日乾乾必有事焉非有事則為无益之勤或

躍在淵所以自試非自試必有妄動之舉飛龍在天則雲行雨施而天下平聖人在上則德流化洽而天下治故曰上治物窮則災理數之常亢之所以有悔

剛而能柔致治之道乾之所以用九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一章亦再釋文辭與用九辭也時隱則隱故初九

當退而安於潛藏之幽時顯則顯故九二當見而著其文明之治天之健終日而不息九三之進脩亦與之不息故曰與時偕行龍之在淵革潛而為躍九四之上進亦革卑而居尊故曰乾道乃革以龍德宅天位則德不偷於位以天位處龍德則位不偷於德故曰位乎天德天時之極者暑極不生暑而生寒君位之極者治極不生治而生亂故曰與時偕極天不為首天之則也君不為首君順帝之則也故曰乃見天

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元言始亨言通元亨者始而後有通利言情貞言性利貞者情必復於性雖然利豈能自利哉皆出於元而已故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然止言利而不言所利其利大而不容指一事也若曰利建侯利女貞利涉大川皆言所利者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一章亦釋彖辭所以贊乾之德而歸之道也乾不可得而贊極天下萬物而无外姑强名曰大而已故既曰大哉乾元又曰大哉乾乎何大乎乾也大其德與道也元亨利貞乾之德中正純粹精乾之道道析則五會則一正邪為正正正為中乾之道本于中而已純者體之一粹者純之美精者粹之微乾之道會

于一而已堯舜禹相傳以惟精惟一乾之一也允執厥中乾之中也然則舉此道而一之于中天傳之羲羲傳之八聖者也曷謂純粹精請以金喻不雜者金之純不雜而良者金之粹良而百鍊者金之精精者不雜之至故夫正者道之純粹也精則未也中者道之精也蓋正猶有偏也楚燕南北之正也非中也洛師天地之中也夷惠吾道之正也非中也孔子吾道之中也正者中在其外中則正在其中道至于一而正

正而中止矣雖然乾之道何以臻此其惟剛健无息以致之乎剛健者乾之性以剛出健以健行剛斯一於中矣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其孰能與此乾陽故剛健陽居二故正陽居五故中六爻純陽故純粹精此章與始而亨為一章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一章亦再釋爻辭緼於身為德形於事為行龍德

聖人之事非賢人事也初九雖潛而龍德具矣潛者位而已所性不存焉者也而横渠張子以顔子行而未成當此一爻恐顔子不敢當也程子謂未成者未著也以爲之側微當之得之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以取善故萬善集問以明善故一不善不入居以寛故處心大而裕行以仁故及物公而普學問德之

府寬仁德之與九二之大人君子府充而與孰君德如此天下幸而見之其利何如哉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乘二陽而在其上故重剛下卦以二為中三則過之故不中非五故上不在天非二故下不在田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乘三陽而在五之下故重剛上卦之五為中四則不及焉故不中非三故中不在人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此贊九五之大人也天地造化之主日月造化之精四時造化之功鬼神造化之靈其體一其用三覆載无私之謂德照臨无私之謂明生息无私之謂序禍

福无私之謂吉凶大德之人兼天地造化之體用而皆與之合則其德與天地合其大矣是故先天天合乎聖後天聖合乎天人謀鬼神皆聖之餘也堯舜天命未改而禪先天者也文之事商武之退師後天者也湯之伐不先不後而順天者也體乾之人有君子有大人有聖人君子聖賢之達名大人上下之達名

聖人性天之達名名則三道則一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上九亢矣病也亢而不知焉病之病也自古亂亡皆不知者也知之斯能處之故亢者不知喪亡之幾而不知退者也聖人唯能知之故能不失其正以處之又何亢之有堯舜是也嗟乎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唐之睿宗其庶矣乎曰其唯聖人乎必申言之者所以深贊聖人之能知亢也猶孔子稱賢哉回也亦

先後申言之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句牝馬之貞

坤之元亨利三德同乎乾貞則獨指一事曰牝馬之貞何也乾貞欲剛故天尊坤貞欲柔故地卑行止惟人之從馬之順也牝馬順之順也故牝馬地類安得同乾之貞哉王弼云利牝馬之貞非也

君子有攸往

往行也地之柔順君子體而行之

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此以上皆卦辭乾之卦辭止言元亨利貞言其體自坤以下併與用言之坤地道也陰道也母妻臣道也皆欲以陰從陽不欲以陰從陰陰從陰則造化消陰從陽則造化息母妻臣自從則亂且危母從子妻從夫臣從君則治且安故陰盛陽微月壯日虧呂武專而漢唐傾懿裕强而魏晉亡此陰不從陽之災也故

坤之陰處先則迷處後則得必以後為利之主也從其類則非吉離其類則吉必以安貞為吉之地也皆欲以陰從陽也西南陰之方東北陽之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乾稱大哉坤稱至哉嚴尊卑之分陰不得僭陽也葢大則无疆至則有極乾之元物資以始坤之元物資以生始者氣之元生者形之元坤之生物豈自為之

哉順以承乎天厚之載乎物此其德所以合乎乾之无疆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英華外發之謂光坤之用也博厚中充之謂大坤之體也坤道之光大如此而能含弘而不耀故能生物而不息物之所以亨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

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此章程子盡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之力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勢力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曰潛

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曰履霜堅冰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於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文言釋之至矣程子謂二為坤之主不以君道處五真得聖人之意也坤之六爻莫盛於六二而六五次

焉六二具直方大之三德得於不習之自然焉往而不利哉柔則曲而六二獨直柔則刓而六二獨方此其所以大也何以柔而能直且方也中正故也不揉而直不矩而方不恢而大六二固不必習也雖然不必習而習不亦進進矣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為臣不任事求任事罪一也不任事則姦求任事則

諂六三含其光明而不衒或從王事而毋必此所以光大也或云者非不任事也非求任事也程子謂義所當為則以時而發若含而不為非盡忠也其論至矣无成謂不居有終謂必盡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四居危疑之地而慎默括囊可也若可以言而不言假六四之義以自文則為張禹胡廣學者鄙之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五君位也而坤臣道也坤之六爻皆順承乾五之一君者也故坤之五不得為君位雖然六五不幸而居嫌疑之位其道宜何如黃中色也裳下服也守中而居下以安守人臣之分則元吉矣元吉吉之大也聖人許之以能居下則元吉不許其過此也六二六五得中均也然六二則大之六五則戒之何也二中而在下臣位正也五中而在上臣位疑也臣而疑於君疑而不已則僭僭不可啟也故戒之吾於乾坤見君

臣之大分矣程子謂隂者婦道婦居尊位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其發明聖人之意尤深遠矣剛柔雜為文六柔也五剛也文在中謂有文德而居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隂極傷陽臣盛傷君六而居上隂極而臣盛矣故隂陽爭君臣戰兩傷兩窮而後已趙高簒秦秦亡而高亦誅王莽簒漢漢微而莽亦敗為臣者其勿至於此為君者其勿使臣至於此也葢上六之龍戰已兆於

初六之履霜小人之可畏如此哉龍戰者以坤爲之僭龍而戰夫乾之眞龍也血傷也其血玄黄兩龍俱傷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陰之用能永守臣道之貞斯可以為大臣而令終矣或曰用九用六乾坤七爻妄也有位斯有爻位止於六而爻乃有七乎故易曰六爻發揮又曰六位成章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

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柔者坤之道靜者坤之體至於隂陽之回斡造化之運行豈專柔而静哉動則陽而剛静則隂而方先而不後者坤之異後而不先者坤之常物收而包含之量幽物散而造化之功著坤之道其大如此何也承天之施而不自生行天之時而不自用一本乎順而已然則臣道一於順乎曰有臣道有臣節臣道一於順故欲柔欲静不順則爲莽卓臣節病於順故欲剛

欲方順則為張禹胡廣坤何以動而剛曰發生必達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

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

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葢言順也

福生於一小善禍起於一小不善萬者一之積大者

小之積善可積也不善不可積也積斯漸漸斯極極

斯作及其作而圖之其有及乎弒逆國家之大禍聖

人不忍言臣子不忍聞也探其初亦止於萌一小不

善之心而積之也傳曰有无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一小不善之心在下者不可不察之於己在上者不可不察之於人察之早勿使之漸則國之禍不作矣辯察也故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馴也履霜之不戒堅冰之勿悔馴而致之也順當作馴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六二爻辭止言直方而聖人又以正釋直以敬釋正

以義釋方其曉學者至矣敬以直其内則養心主一而不分義以方其外則處物適宜而不隨敬體也義用也體用合而德不偏故敬義立而德不孤也立謂並立不孤謂不偏偏於内則執體而廢用偏於外則徇用而忘體

隂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為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縕若矜也有大美而不

從王事者否也從王事而自有其成功者驕也聖人於六三益三致意焉弗敢云者有懼心焉功成而能懼可以為臣矣㣲之不矜伐周公之不驕各得六三之義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乾之初九遠而潛宜也坤之六四近而隱非宜也不宜隱而隱者五之位君位也坤之六則臣也六五以

臣而居君之位則僭也臣僭君則天下亂是天地閉塞之時也六四不幸而近之惟恐去之不速隱之不深耳此龔勝所以不仕於莽之朝蔡邕所以失節於卓之官也聖人嚴臣子之大分於六五則深戒之以居下之禮於六四則力勸之以潔身之節隱之於六五而發之於六四其防患深遠矣使六四至於潔身則六五何如哉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

事業美之至也

六五之君子唯剛柔雜而有文德故通理唯得中故正位唯位高而心愈下不失臣禮故居體體者禮也通理者通於君臣上下之定理也知定理之不可易故正位居體而不敢僭也臣道之美孰大於是具三者之大美縕於中斯形於外故暢於四支而美其身必无驕主之色發於事業而美其政必无專擅之忝所以為美之至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坤之陰至於極盛而疑其爲陽坤之馬至於極盛而進稱爲龍其僭乾也甚矣聖人别其嫌故發其有无陽之心暴其有僭龍之罪所以誅其意也然不曰馬與龍戰而曰龍戰者不没其僭也不没其僭所以深誅其僭也龍之類有血血之類有色故曰未離其類

誠齋易傳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易傳卷二

宋 楊萬里 撰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物屯求亨時屯亦求亨然時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貞惟不欲速爲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多助爲能克寡助故曰

利建侯漢高帝平秦項之亂除秦苛法為義帝發喪得屯之利貞不王之關中而王之蜀漢隱忍就國而不敢校得屯之勿用有攸往會固陵而諸侯不至亟捐齊梁以王信越得屯之利建侯二帝三王亨屯之道高帝未及也而亨屯之功如此而況及之者乎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震以初九之陽而下于陰以六二之陰而上于陽

皆居一卦之始故曰剛柔始交以震遇坎故曰難生
震動坎險故曰動乎險中臨險難而不妄動必正而
後動是惟无動動則大亨故曰大亨貞仗至正以動
於險難之中如天地之動一動而雷雨盈於天地之
間亨孰大焉當屯難之世如造化之初草而未齊昧
而未明能動以正而又得建侯之助則屯可亨矣大
亨貞即卦辭之元亨利貞動而雷雨滿盈即勿用有
攸往建侯而不自寧即利建侯然卦言勿用攸往而

彖言雷雨之動者勿用攸往非終不動也審而後動也屯之元亨利貞非如乾之四德故曰大亨貞

彖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天下凡事用人不用人天下多難豪傑不豪傑當屯難之時君子當之豈可以晏然處之哉非有經綸天下之才則屯未易亨郭子和曰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雨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為屯其說最明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君子濟屯患无才有才患无位初九以剛明之才而居下位非二非四雖欲有為未可也姑磐桓不進以待時而已然豈眞不為哉居正有待而其志未嘗不欲行其正也居而不貞則无德行而不正則无功周公言居貞而孔子言行正然後濟屯之功德備矣然則何以行吾志何以濟夫屯建侯以求助自卑以得

民則志可行屯可濟矣初九在下而遠君建侯非我職也而初九能之乎賈林合李抱眞王武俊之讎而朱滔遁唐遂以安林遠君而无位者也劉琨失王浚猗盧之援而幽幷亡晉遂失中原琨遠君而有位者也初九患无志耳有有為之志而輔以建侯之助何職之拘何位之俟哉故濟屯者志為大初九遠君无位聖人猶許其有志而况有志而近君有位者乎震之初以一陽為二陰之主故曰貴二陰賤而一陽下

之故曰下賤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屯之六二以陰柔之德居大臣之位非不欲濟時之屯也然下則偪於初之剛而乃為己之寇上欲親於君之應而有近之嫌故邅如而不能行班如而不能進然則何以處之如女子然與其從寇而字不若守正而不字雖未得親於婚久則寇定而自成其婚婚

而字焉何邅之有此王導相晉之事也上有元明之二君而下有王敦之強臣導乃以寛大之度柔順之才處強臣之上非乘剛遇寇而何惟導守正不撓而下不比於敦待時觀變而上不危其國久而寇自平焉君自信焉國自安焉此十年乃字復其常之效也謝安之於桓温初則伐其壁人之謀徐而寢其九錫之命強臣自斃而王室以寧亦屯之六二也雖然六二之邅如班如者其病在於隂柔而无剛明之才耳舜

之於四凶周公之於管蔡孔子之於少正卯何適非之有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三无剛明之才而居震動之極妄意於濟屯之功業所謂即鹿然五應二而不應三三妄動而无上應无應則无功所謂无虞而鹿入林中也君子當此者舍而退則見幾而无悔往而進則遇險而必窮蓋功无

幸成業无孤興郭林宗所以不仕於漢管幼安所以不仕於魏非无憂世之心也鹿譬則功也虞人譬則應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居上而陰柔非濟屯之才故乘馬而不進初九在下而剛明為六四之應故求助則必往此六四有自知之明无疾賢之私者也魏无知徐庶以之求助之謂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以剛明之君居屯難之世宜其撥亂反正有餘也然其澤猶屯而未光其所正可小而不可大是屯難終不可濟乎有君无臣故也六四近臣則弱六三近臣則又弱六二大臣則又弱然則九五將欲有為誰與有為惟一初九則遠而在下賢而在下則如无賢臣而在遠則如无臣唐之文宗初恥為凡主非不剛也終自以為不及赧獻大貞則凶也何也觀近臣

則訓注也觀大臣則涯跡也觀遠臣則度與德裕也
用不必才才不必用而欲平闇官之禍故曰君强臣
羸航无撑維无臣有主去他得虎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窮否反泰極屯反亨屯之上難之極也然非剛明之
極何以亨屯難之極今乃以六之柔而當之進无必
為之才退有无益之泣求夕亡朝得之求朝亡夕得
之何可長也唐之僖昭是已

䷃ 坎下艮上

蒙亨

說者以蒙為蒙昧之蒙非也蒙猶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未舒曰屯穉而未達曰蒙故蒙有亨之理果昧也奚亨焉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教者无求於學者然後先王之道尊學者有求於教者然後教者之言入道尊則傳而行言入則信而堅

故无求非傲有求非詘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未達而求達者一問答而加多不達而求其達者百問答而加少再三愈加少也故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然則問而答者愛也問而不答者亦愛也歸於利貞而已矣蒙而達達而堅貞其利益孰大焉筮者問而占之之謂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之險有險中之亨蒙之止有止中之行險而止者稱而蒙也亨而行者蒙而達也何達也達乎中正而已何為而達乎中正也以其求中正之志就其剛明中正之人斯達矣曰時中曰養正道之中正也曰志應求者有志則教者必應也曰剛中九二剛明中正

之人也始乎蒙卒乎聖原乎志而已何謂志童蒙求
我是也瀆之為言褻也再三問者褻也再三告者亦
褻也問之褻則昧答之褻則棄匪我求童蒙謂九二
蒙以養正謂六五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者泉之性行山之性止此欲行而彼止之
故曰蒙蒙者欲行而未達之謂雖然豈終止哉其決
也有不可禦其積也有不可測泉不可禦君子得之以

果其行泉不可測君子得之以育其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蒙在發發在豫初者發之豫也聖人何以發之教人大立法立法大正己己正於上人觀於下迷者覺蔽者解如械得釋如囚得宥其何快如之故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快之至也刑之為言法也如刑于二女之刑故曰以正法也然則以言語教者末矣而況威

乎以往吝者過是以往則吝也如咸令是也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刑人之義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善教欲寛不欲苛善學欲遜不欲速初六六三六四羣蒙皆陰也故稱婦焉九二以剛明之才當開達之任受羣蒙之歸則宜寛以俟之故稱包納焉包則有容而无擇納則有受而无却皆寛也人皆有聖賢君子之質奈何絶之以苛三后之化頑民所謂无忿疾

于頑有容德乃大是也然六五之童蒙有求於二而二匪求於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責難納誨陳善閉邪正使致君以堯舜君於天如伊尹周公亦臣子分內事耳亦如子之幹蠱克家耳非功也剛柔接者以五之柔下際於二也婦本蒙尊教者也子九二尊受教者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女德以順為正三仰舍上九之應而俯從九二之强是女見利而動者也非順也動以利則身非其身失其身則利非其利是以君子勿取也何為不取以順為正也陳相下喬而入幽即六三舍上而從下公孫曲學以阿世即六三見利而失身斯女不可取也斯士獨可用之无所不至矣金夫夫之挾厚利者九二剛而乾體乾為金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蒙非教不瑩教非賢不親四以昏蒙之資而遠於上下二陽剛健篤實之賢宜其困而吝也窒於通之謂困啬於復之謂吝吝疾者諱醫吝過者諱師四之困蒙而復吝於親賢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與然則聖人真絶而不教乎是教也非絶也仲尼之於陽貨孺悲皆所不見疑絶也然瞯亡取瑟是亦不屑之教誨也使二子而改則困而知之與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一也如吝何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有童穉之蒙有小民之蒙有學者之蒙有聖人之蒙六五以人君之尊乘巽順之德自居於童穉之蒙以下學於九二剛明之賢此聖人之蒙也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也高宗自以其德弗類而學於傅說武王自以不知彛倫而訪於箕子所以聖益聖與此謂蒙以養正聖功者也晦其中正而養之以蒙如霧蒙日乃所以養日其明不貲故其照不匱非作聖用功

之深孰能與於此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初六發蒙九二包蒙上九擊蒙蒙至於擊則繼之以
怒矣教其未裕乎蓋包者容其發之所不逮擊者攻
其包之所已窮發之之盡而包之之極然猶蒙而不
化至於為寇上之人不得已攻伐而扞禦之則上之
辭順而天下之心亦順之矣上下俱順則彼寇者何
利而此禦寇者何不利哉虞之三苗周之三監蒙而

為寇者也禹周公之征擊蒙而禦寇者也上者蒙之終故不化九者陽之窮故必擊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者有所須而動有所待而發傳曰需事之下又曰需事之賊言猶豫不決之害事也而光且亨且吉且利何也易之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孚且貞故也孚者以誠待詐詐窮而誠

自遂貞者以正待邪邪詘而正自伸惟誠惟正无敵於天下是惟无動動則亨吉雖大川亦可涉而利也先主所謂操以詐孤以誠操以暴孤以仁蓋假之者也假之者且然而况性之身之者乎乾之剛健誠且正也坎之險陷邪且詐也大川坎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以乾之尊遇坎之險而能不陷不窮者剛健而已剛則其靜不可動健則其動不可禦靜不可動則能忍以需險之衰動不可禦則能決以濟險之窮我何陷何窮之有彼无剛健之才見險而不能忍者其能免於陷且窮乎雖然亦必德與位並而後可以吉須也位乎天位則有位矣正中則有德矣无位而須者无濟險之勢伯夷避紂是也无德而須者无濟險之資秦末亡而陳涉先亡是也以在天之位秉正中之德

利涉大川往則有功文武須暇五年是也天位謂九五乘乾也正中兼二五而言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升而未降則天下望雲而徯雨緼而未施則君子藏器以待時待時者夫何為哉飲食以自養宴樂以自怡而已此顔子簞瓢陋巷之日謝安游宴東山之時也雖然飲食宴樂以須其時惟有德之君子而後能也不然含哺之氓皆顔酒荒之士皆謝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坎水為險初九去險遠矣故需于郊郊遠於水之地也宅於水而資舟備難者也宅于郊而馮河犯難者也无難而犯難以求利不若守常之為利无難而不安于守常若穆公伐鄭夫差伐齊其咎何如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渚自水出曰沙需于沙則去水之險漸近矣近水者未溺沙傾則溺近難者未隙言出則隙九二以陽居陰則寛綽而有行以位居中則正大而不過寛而不過則小有言之隙可以窒而不開矣呉濞以太子之隙常出怨言矣文帝寛而不詰故終其世而亂不作所謂終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逼三進而逼于水矣泥者逼于水者也雖逼于水未溺于水也何也坎之災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狎水者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雖然善備无寇善禦无敗既有寇矣敬慎以禦之猶不敗也不敗於寇不若不致夫寇不致夫寇不若不逼夫寇三居健之極進之勇能不逼乎不然在外之災安能寇我楚非宋寇也襄公與

楚爭霸而敗于泓宋致寇而不敬愼也晉非楚寇也莊王與晉爭鄭而勝于邲楚敬愼而晉否臧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陰陽相勝亦相伺也乾之三陽所以需而未敢進者伺坎之衰也盜憎主人亦伺主人故六四亦需三陽之逼己也雖然三陽厄于險故同力以濟險四以一陰柔之資而當三剛健之敵傷于陽必矣血者傷也物傷必避避必順以聽命出自穴者傷于陽而避陽

且聽命于陽也君子之于小人不可窮也三陽彙進一陰退避需之險于是濟矣為君子者勿窮小人可也王允既誅董卓而不宥傕汜光弼垂定河北而復圖思明皆不開小人順聽之門之禍也坎為血卦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陽彙而進陰引而退九五以陽剛居中得正而位乎天位險者夷難者解天下治平矣於此何為哉涵養休息與天下相安于无事而已不可移濟險之道為

履平之道也萬物需雨澤人需飲食天下需涵養雲
上于天物之需也需者飲食之道人之需也需于酒
食貞吉天下之需也酒食者養天下之謂成康文景
得之矣有險樂險則媮周平王晉元帝是也无險行
險則擾秦始皇漢武帝是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
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險至上而終需至上而極險終則變陽極則升乾之

三陽欲進而坎為險以阻之至上六則終而變矣三陽雖為客其需我之變久矣我終能遏其來乎敬以納之而已主孤而客衆主雖有危之勢敬客以及主主亦有安之理入于穴者主安也桓溫作難于晉晩而病亟猶幸不殺王謝晉室安而桓氏亦安此其效也不當位陰居上則僭也僭而未大失者小人敬君子抑亦僭之救也與不然壅甚必決蘊甚必裂如秦末之法吏漢季之閹寺衆所快也亦所憫也君

子之于小人亦然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物有作之而止止之而作者民之遜與争是也訟者争之尤也故聖人止之不一而足誠心而无詐者必不訟窒隙而无仇者必不訟惕㕩而懼刑戮者必不訟中和而不狠愎者必不訟如是則吉也非訟之吉也不然訟至于終極而不反其凶必矣利見大人見

九五以決訟也不利涉大川犯大難而與訟也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者亦各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常解于相平而合于不相下險者狡而工于爭健者强而力于爭二人相遭其肯相下而不訟乎以坎

之險遇乾之健訟之所自起也剛來得中者九二自外而來興訟之主也中正者九五聽訟之主也大川坎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道上行水性下注天左而西水右而東相違而行此訟之象也止訟在初聽訟亦在初故仲尼聽父子之訟不咎其訟者而咎上敎之不行此民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甘陵南北部之禍始於其徒之相非此士

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牛李朋黨之禍始於其進之相傾此臣之訟也又有大者焉吳越世讐之禍始於一矢之加遺此國之訟也又有大者焉漢武匈奴之禍始于平城之宿憤此天下之訟也不謀其始訟之禍何如哉曷謂始曰心故君子必自訟自訟者訟心也訟心者祥訟人者殃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六九四訟之敵也然六之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懕忿而无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敢於微懟而不敢于大訴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然六之陰静非首訟者也九四以强躁而挑之初六不得已而應之兩訟有强弱弱者多勝强兩辭有應感感者多不勝應故初與四辯而初得其明也豈初之能必明哉非聽之者明則强者以後罷勝感者以先入勝矣要之不永所事初六不可不

深戒也虞芮之訟一入周境自媿而解不永所事之效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與訟之主然初六與九四為敵非與九二訟者也六三從上而不訟亦非與九二訟者也九五君也九二臣也臣无訟君之理亦非九二所敢訟者也所與訟者其唯九四上九乎然九四近君而剛上九居

上而亦剛九二乃恃其剛以訟二剛以寡訟衆以下

訟上其訟不勝宜也然能惕然而改退然而歸來其

邑而逋焉庶幾无刑戮之眚也不然掇禍无敵矣子

玉剛而无禮陽處爻剛而犯怨所以不免與二柔也

故能逋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

上吉也

訟之六爻唯五聽訟唯三不訟餘皆訟者也三介乎

二剛之間能正固而不動能危懼而不爭從上而不居其成故能保其禄位而終吉也食舊德保其禄位也從王事從上九也鄭駟良之爭子産兩无所從齊欒陳之難晏嬰兩无所助所以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之訟初六以上訟下挾貴而訟以强訟弱挾力而訟初非四之敵也然舉二者之訟質之九五剛明

中正之君何費之私何力之撓哉故初六之辨遂明而九四之訟不勝訟不勝而吉何也能自反其身而就于義命能自改其過而安於貞固猶可以吉也非吉之大也僅不失於吉而已渝者變而改也不然如竇嬰之助灌夫趙廣漢之脅魏相公孫賀之捕朱安世欲以免人乃不免其身欲以免罪乃所以獲罪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以中正之君聽天下之訟中而不過則上无淵魚之

察正而无私則下无梗陽之賂直者伸枉者媿尚何訟之有畫衣冠而不犯虛囹圄而不式可也此天下之大吉也元大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訟而終凶者也儻或訟而勝勝而受賞猶不足敬而況衆皆褫而奪之乎而況未必勝且未必賞乎或之者未必之辭也故楊惲告霍氏息夫躬告東平

初以此而侯卒以此而誅事也好還天道固然

誠齋易傳卷二